



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
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
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
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
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
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
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

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卽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廼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蹐不安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踈繆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消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

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荅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

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
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
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
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
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
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
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構未息又可
復出而冒爲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病林
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抵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
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
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
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
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
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
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
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
如白黑之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
人之才豈可不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

但混於參者木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旣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旣爲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畧已具奏詞 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

庶可以圖。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尚何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畧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則元氣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

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遠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旣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

輒申感謝。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旣下懷。伏祈鑒亮。

陽明先生文選卷之三終

陽明先生文選卷之四

後學涿郡趙友琴選

序記說雜著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始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

危之者益多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
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
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
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
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
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
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
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
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
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

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餽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
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
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
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
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
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
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
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
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
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

陽明文選卷四
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
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
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
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
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
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
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
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
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
寐日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
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
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
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
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
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
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
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

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
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
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
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
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
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
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
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
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
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
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
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嫌於武公哉某也敢忘
國士之交警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日期之別也
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
多乎哉常甫曰斯邦竒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
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
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
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

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旣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鯁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圻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

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荅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然曰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曰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母乃以瑩爲戲

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
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
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
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
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
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
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
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
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
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
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
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
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
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
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
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叙
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
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

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

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庠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遑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闖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爲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歎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裨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學之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

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旣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撫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諭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

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

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
然而世之學者徃徃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
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
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
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
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决裂旋復
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
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

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
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
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徃徃闕漏無歸依違徃返且
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
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
决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
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
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
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
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班瑕而愈

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
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
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
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
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
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
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
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
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
亦何恠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

世也乎予旣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
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
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旣悟之論競相呶呶
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
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
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蹇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
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
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

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汚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携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晏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

端日乎皆笑而不應莫不囂且異其最親愛者日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唁之以

為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
 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後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
 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斧於逆旅
 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曰
 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
 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
 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於三月其母使人來謂
 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
 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
 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為有方體
 乎為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
 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
 為懼日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
 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
 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
 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
 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
 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

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

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
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
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
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
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
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
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
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
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
仁義之失旣已墮於空虛濟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

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
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生之禮
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
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
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
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常爲之說曰禮之
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
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
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
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

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

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

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

荀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未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

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饑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齧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饑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

平者申蹶者起齧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脩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

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
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
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
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
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
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
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
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竒特將必有如古人

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
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備輩以禮與弊來
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
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
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
爲不便大臣上其議 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
禮考校盡如 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
厠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天子之
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
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

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

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

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
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
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
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
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
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實司
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
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
已具列于錄矣

烝侯圖序

戊辰

